



流年碎影

日日走过渡船口,四时之景皆不同。春天,静水流深,波澜不惊;夏天,潮平岸阔,水草纵横;秋天,水落岸出,鱼翔浅底;冬天,风急浪高,船随波荡。

家乡故迹纪

□陈寅阳

一条串场河,连起千万家。老家陈家坎位于沟墩南、草堰北、串场河东、通榆河西。准确说,它是父亲的家乡;母亲的家乡则是上冈北一个叫大南庄的地方。两个村庄除了空间位置不同,村庄面貌犹如孪生,风物人情几乎一致。串场河,串起了范公堤旁数百个这样的村庄、集镇。儿时,跟随父母,从沟墩至上冈,从大南庄到陈家坎,乘车、坐船、步行,沿线二十余里,留在记忆里的故迹难忘。

轮船站

轮船站位于草堰口串场河边。房屋建筑至今犹在,红瓦苦顶,青砖铺地,门脸外墙写着“草堰口轮船站”。五间平房,隔出售票、候船、零售等功能区。对开门,一门开向范公堤,门前便是204国道,车辆呼啸而来。一门开向串场河,沿着码头上的台阶,踏上跳板,客船姗姗而去。串场河、范公堤,在相当长时间里是盐阜地区的大动脉。

在陆上交通不甚发达的年代,从轮船站买一张船票,南下直至盐城,抵达苏中,辗转漂泊可至苏南,甚至上海。就如《好人宋没用》里所描述,从阜宁摇着艖艖船,经由运河,停在苏州河畔。人坐船中,舷与水平,藻荇交错,游鱼可观。河两岸,树木参差,房舍俨然,鸡飞犬吠。船舱里,烟雾缭绕,小孩哭闹,或坐或立,家长里短,聊至兴处,肆意大笑。一条客班船,满载人的向往、欢笑、忧愁,慢条斯理地把人带向一个个目的地。随着陆路交通的发展,倚仗内河航运的出行方式,渐渐式微,不复体验。

说来汗颜,我第一次去沟墩是小学毕业那年,第一次去阜宁是初中毕业赴县城“赶考”,第一次去盐城是师范毕业参加工作那一年。工作之前去得最多的“城市”便是草堰,“城市”给我的印象就是草堰口的模样。东西向的小街上分布着乡政府、剧场、卫生院等,南北向的204国道两侧排列着工厂、汽车站、供销社、小饭店、轮船站。随大人上街,路过轮船站,看不懂成年人的悲欢离合,充满的是无限羡慕:由此上船,南来北往,驶向何方?抵达何处?外面的世界不知怎样精彩?

渡船口

一河横亘,隔河千里。串场河两岸的人们离不开渡船。每隔一两里,便要配置一道渡口,方便两岸人们来往。渡口的标准设置是:一间丁头舍,一床一桌,容一人生活起居;一个老船工,船工都是选五六十岁的人缘好的老汉;一条水泥船,配一槽一篙,船舱里垫上木板;一只狗,既可作伴,兼司通风报信之职,狗叫便是报信给船工,

有人过河;一座土码头,条件好的,会在码头上铺些碎砖。

一般急性子做不来船工,来一个人就送一趟,那要把人累死。总要凑够几个人,船工才打着哈欠,伸着懒腰,从丁头舍踱出来,嘴里还嘟囔:着什么急?几个人才开船?什么时候开船?这些“宏大”的决策,自由裁量权都在船工那里。当然对于特殊的过客,譬如上学的我们,或有急事的,船工也丝毫不怠慢,随到随送。那时我们庄子上孩子读初中,都要到河西离家几里远的学校去读。十几个孩子,每天天不亮,背着书包,拎着饭盒,结伴而行,过了河撒开脚丫子跑。

日日走过渡船口,四时之景皆不同。春天,静水流深,波澜不惊;夏天,潮平岸阔,水草纵横;秋天,水落岸出,鱼翔浅底;冬天,风急浪高,船随波荡。

随着串场河上一座座桥梁的新建,儿时的天堑终变通途。曾经日日经过的渡口,早已变成废墟,庄稼茂盛,植被蓬勃,终成记忆。

轮窑厂

轮窑厂的大名叫上冈砖瓦厂,轮窑应该是制砖的一种方式。位于上冈北首的204国道边,民间俗称轮窑厂。

去大南庄的外婆家,有时坐公共汽车,从家里步行至草堰口车站,坐到轮窑下车,下车后,往回步行坐渡船,至大南庄。儿时一直不明白的是,明明可以在大南庄的渡口下车,为什么要坐到轮窑,然后再步行折返?

彼时的轮窑厂风光无比,连汽运公司都在此设站停靠。门口有供销社的门市,有小饭店,有摆摊的商贩。向里望去,近处,是职工生活区,有几层的红砖楼房,也有平房,高耸的水塔告诉人们,吃的是自来水。远处,坯场上满是码放整齐的砖瓦坯,烧制成功的青红砖瓦,一字排开的窑体赫然排列。周边的河里,横七竖八躺满各地来的购运砖瓦的船只,计划经济年代,一砖一瓦都要凭票供应。

姑父曾在轮窑厂工作过,在乡人的心目中是很高大上的职业,拿工资,有酒喝,有肉吃,住的是楼房,洗澡去浴室,早上甚至还能烧饼包油条。轮窑厂的北边有一片硕大的果园,长满了梨树。有几次母亲领着我步行去外婆家,经过这个果园,枝头挂满了累累硕果,再想到轮窑厂门前摊贩售卖的吃食,让人垂涎欲滴。这便是轮窑厂留给幼小的我最美好的记忆。

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家乡记忆。从沟墩到上冈之间的家乡故迹,也不止于此。我从未远离家乡,不管时空上,还是感情上,没有近乡情怯的踌躇,没有近乡情怯的执念。生活中总有各种不如意、不安和烦恼。每逢至此,沿着串场河边走一走,很多东西就会像串场河水一样漫过去。正如家乡渡口早已逝去的老船公所言:急什么?不着急!总会渡过。

旅途回望

站在高高的大散岭上

□施东明

多年前,读陆游的《书愤·其一》,其中“楼船夜雪瓜洲渡,铁马秋风大散关”两句,很是感慨。但大散关在哪?一查,在陕西省宝鸡市附近,便心心念念,什么时候去看看。终于在2024年春节,我利用到陕西旅游过年的机会,于2月12日去了大散关。

大散关离宝鸡市区约20公里,位于南郊的清姜河岸。1936年修建川陕公路时,从二里关路基下挖出许多宋代瓷片,经专家鉴定确认此处为古大散关遗址。景区大门上,除了高挂着“古大散关”几个字,还有“明修栈道,暗渡陈仓”等历史典故标语。

据史料记载,大散关亦称散关,为关中四关之首,系周朝散国之关隘,故名散关。大散关是一条一字长蛇阵,长达百多公里。因其扼南北交通咽喉,自古为“川陕咽喉”、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“古大散关”曾发生战役70多次。老子当年过大散关,在此写下了5000多字的《道德经》。

拾级而上,是一座介绍老子《道德经》与出大散关历史文献纪念场所的二层楼阁,上书“天下雄关”和“道德真源”两块横匾。周边墙上是一二三十面有关大散关历史文化的文字和诗词石碑。路标指示,离大散关古战场约400米。山路400多米,比起平路来,实际上要多,一阶一阶上,还有点陡,不过十几分钟也就到达。这里有间展室,主要是北宋和南宋与金国等的关系,以及发生的战争,还有抗金的南宋大将吴玠、吴玠以2000名精兵大败10万名金军等事迹介绍,旁边还有吴玠、吴玠石刻雕像。另外还有一口古井和陈仓故道标示,不大的场地上还有一些复制的古代兵器,最瞩目的是一块古大散关的石碑。

站在古战场这里,我难以想象千年以前,脚下的厮杀,硝烟弥漫,杀声震天,攻夺与防守,掠与捍卫,是何等的惨烈和气势山河。

看完这里,也才10点半钟,要不要爬到山顶,也就是大散岭上,思想斗争了一番:上。

虽已立春,但这一路上山,还是冬日的景象。枯树残枝,且无水流鸟鸣,也没什么景点,风吹过,冷冷的枝丫“吱吱”作响,仿佛诉说上千年以来大散关的历史风云、成败荣辱和壮烈情怀。坡道有点陡,爬起来有点吃力,终于到11点钟,我爬到了大散岭顶上,就是一块五六平方米朝阳的山面,刻了“天下奇山”几个字,且看不清楚,脚下是二三平方米的一块地坪,立着一座像,后得知是陆游像。

从这里俯瞰下去,逶迤秦岭,从东到西,起伏如波,沟壑或深或浅,高大树木和矮灌丛枝间杂其中,加之多少天前下的雪,有的未化,点缀

山沟,煞是好看,山脚下公路蜿蜒远方。正如清朝一位亲王在《益门镇》一诗中所云,“更登大散关头望,无数云山此送迎。”站在此处片刻,天地之辽阔,山峦之叠嶂,是多么的壮美,也生发许多遐想。

遥想中华之初,有史可查宝鸡市发生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战争。这次战争,发生在黄帝与炎帝兄弟之间,叫“阪泉之战”,地点在泾河、渭河、泾河、漆水、姜水等水系流经的地方。阪泉之战,炎黄结盟,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曙光。

在历史的长河中,“得散关者得天下”。秦人因大散关挡住了少数民族的骑兵入侵,因而建立了大秦王朝。“明修栈道,暗渡陈仓。”说的是刘邦将从汉中出兵攻项羽时,故意公开修栈道,迷惑对方,暗中绕道奔袭陈仓城,取得胜利……

但历史不予英雄满分,成败有时不问对错。令人长叹的是,公元228年12月,诸葛亮二次北伐,率几万大军攻打守军只有1000多人的大散关,想取得陈仓城,由于大散关具有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之势,诸葛亮在持续攻城20天后,也未成功,只好引兵退走。诸葛亮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而公元1131年南宋大散关大捷后,公元1172年,48岁的陆游,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,驻守大散关两年。在此期间,陆游收复中原的信念矢志不移,几次上书朝廷北伐策略,可惜无用。《书愤》一诗形象地反映了陆游此时的军旅生活,但南宋在陆游生前,也未收复中原。他临终遗憾以《示儿》嘱子:“死去元知万事空,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。”

巨大的问号留在历史的烟云和

不解中。站在高高的大散岭上,远眺宝成铁路从宝鸡南下,沿清姜河盘旋迂回,过秦岭时,铁路呈现三个马蹄形倒“8”字和一个螺旋形迂回曲线上升,然后翻越秦岭。这就是著名的“观音山展线”。第二天,我乘绿皮火车去阳平关古镇,就走这条线。座位对面是一位当地退休的铁路工人,带孙子到秦岭去玩。他告诉我,火车爬秦岭上山,需用两个车头,要不动力不够,且是迂回往上爬,才能开到秦岭之巅,再缓缓下山。我坐在窗边,看窗外铁路线远远呈巨大的马蹄形,两个机车头轰轰不停向前向上,这真使我开了眼界。

千年大散关,尽在半日游。站在高高的大散岭上,多年愿望,终于实现,心里非常欢畅。

站在高高的大散岭上,多年愿望,终于实现,心里非常欢畅。

